

童年時代

貴州省立圖書館藏
資源委員會圖書館藏

苗 十二 一 日

童年時代

郭沫若著

重慶作家書屋刊行

1942

15024

童年時代

沫若自傳之一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著作人

郭沫若

發行人

姚蓬子

發行所

作家書屋

重慶白象街八十八號

經售處

全國各地書店

實價 柒元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初版
(發行額：一—七〇〇〇冊)

第一 篇

大渡河流入岷江處的西南岸，發立着一座嘉定府城，那在鄉土志上是號稱爲「海棠香國」的地方，但是那有香的海棠在現在是已經滅了種了。

從嘉定的大西門出城差不多完全是沿着大渡河的西南岸走，走不上十里路的地方要渡過流入大渡河的雅河（這大約是古書上的若水），再往南走，在離城七十五里路遠的一個市鎮，名叫沙灣，那便是我的故鄉了。

沙灣的市面和大渡河兩岸的其他的市鎮一樣，是一條直街。兩邊的人家有很高而闊的街簷，中間挾着一條僅備採光和洩水用的窄窄的街心。每逢二四七十的場期，鄉裏人負担着自己的貨物到街上來販賣。平常是異常清靜的街面，到這時候兩邊

的街簷便成爲肩摩踵接的市場了。

場的四面橫互着峨眉山的連山，東面流瀉着大渡河的流水，鄉裏人要用文雅的字眼來形容的時候總愛用「綏山毓秀沫水鐘靈」的幾句，綏山就是峨眉山的第二峯沫水就是大渡河了。

鄉中的地理除掉這一山一水見於古代的文獻以外，沙灣場的本身是完全沒有古跡的。

場的北端有一個很大的沙洲名叫姚河壩，聽說那是舊沙灣場的廢墟。在一百幾十年前的「老丙午」，大渡河漲水把沙灣場沖沒了。後來才移到現在的場所的。那沙洲上面也有幾家人家，有一座古廟名叫韓王廟，這所祀的韓王不知道是漢時的韓信，還是宋時的韓世忠。那在前大約是客省人的會館。

場的南端在相隔有半里路的地方有一道很清潔的茶溪從峨眉山麓流下，那上面架着一道很寬的石橋。過橋不遠在山麓的傾斜中有一座明時開山的古寺名叫茶士寺，

中有一座碑是明末的鄉賢嘉定人的安磐寫的，只這一點怕是沙灣場的唯一的名跡。

寺前有一道很簡單的石坊，剛好就像寺的山門，上邊刻着「大明林母李宜人旌表節孝坊」，但在鄉中是連姓林的人也都沒有可心。

儘管是沒有甚麼古跡名勝的沙灣，但牠全體的印象比較起鄰近的村鎮來，總是秀麗的，開朗的。這自然是因為街道整齊新穎，和山水的配置地比較適宜的原故。

特別可以記述的是那清潔的茶溪。

那溪水從峨眉山之餘脈蜿蜒地流瀉下來。流到茶土詩的近傍，溪面便漸漸擴大了。橋的南端有好幾家磨坊，為用水的關係在溪面上斜橫地砌了一道長堤，把溪水歸引到一個水槽裏去。因為這樣堤內的溪水自然匯成一個深潭。水是十分清潔的，一切的游魚翻石都歷歷地可以看出。潭的南沿是岩壁的高岸，有幾株很茂盛的榕樹掩覆着。

四川的區域本來離熱帶很遠，但隨處差不多都有榕樹，都有荔枝，聽說還有好

些地方有木棉，有雪桃，這真是奇異的現象。有看的，樹本的樹葉我本沒有看見過，但聽說和這相類似的花木在廣東也有，那想來一定又是亞熱帶性的植物了。

在我們鄉下，榕樹每每是一二十圍的大木，一般人叫着「黃角」。這黃角樹每每愛寄生在別的大樹上，因為發育的迅速，不兩年便要鬧到喧賓奪主的地位，把那原有的大木形成爲自己身上的寄生樹一樣。因為這樣的原故，鄉裏人總很嫌厭他。鄉裏人的迷信只要樹木一過於龐大了便要成精，每每要在人身上作祟。每逢有病有痛，那迷信很深的人便要用兩三寸長的鐵釘，隔着小小的紅綵的三角布，拿去釘在樹身上，以爲這樣病痛就會被除的。像那容易膨脹的黃角，那當然是不免要多受被釘的待遇了。

茶溪南岸的幾株大榕樹的身上當然也受了不少的這樣的被釘的災難。這時于人雖然不免要給予一種陰慘的印象，但是夏天在那兒納涼垂釣，那是再清涼也沒有的。

大約就是因爲山水比較清秀的原故罷，一般的人文風尚對於鄰近的村鎮也覺得有不同。

本是極偏僻的一個鄉村，當然不能夠要求它有多麼美的人文的表現，但那兒也有十來顆秀才的頂戴，後來在最後一科還出過一位恩舉，這在隣近各鄉是鳳毛麟角般的事體了。這位舉人可以說是時代悲劇的表現者，我在這兒不妨略略的把他的身世敘述一下。

這位舉人姓陳，他原來是一位貧寒的儒醫，在鄉上開了一所小小的藥店。他年紀已經老了，接運下了好幾十科都不能及第，但到最後的一科也就公然中了。中的雖然恩舉，當然也是很光耀的事情，他穿起花衣補褂，四處拜客，大約得來的賀喜錢也是不少的。

可憐這盼望了一生的舉人的頂戴，或者也可以說是盼望了一生的這一些賀喜錢，卻才是害人的癡藥。他中了不上半年，因爲是舉人，便可以「三妻二妾」了，他

6 便娶了一房年青的小妾。這位姑娘娶來不三個月便毒死了他，把他所得的賀喜錢拐帶着，跟着位情人逃跑了。

鄉裏的人都爲這位陳老先生歎息，說：「假使他中這一個舉，不得這一筆賀喜錢，他總還可以多活得一些年辰，不至於遭這樣的慘變罷。」

人的壽命在當時的人看來好像比名和利還要貴重的一樣，但事實上也不見得是那樣的。鄉裏人的主要營業是糟房茶店煙館，這些不是都一要有利可尋，便把生命都盡諸度外的嗎？他如越貨行劫的勾當，尤其是鄉裏的一部分青年人所視爲豪舉的，更何況了。

銅河沙灣——土匪的巢穴！

嘉定人一提起我們沙灣，差不多沒有不發生出這個聯想的。事實上嘉定的土匪大多出自銅河——大渡河的俗名，而銅河的土匪頭領大多出在我們沙灣。我們沙灣

的土匪頭領如徐大漢子，楊三和尚，徐三和尚，王二狗兒，楊三花臉，都比我大不上六七歲的人，我們在小時候還一同遊戲過的。

楊三和尚最有名，他在十二三歲的時候便成了土匪，有一次我和我的五哥在河邊上放風箏，楊三和尚也走來了。他已經是不敢十分公開行動的人，他走到我們旁邊來站了一會，但一翻身又滾在旁邊的一個阱陷去了。他說：「差人來了，請費心遮掩着。」我們朝遠方望去，果然看見來了幾位差人，我們立在那阱陷旁邊若無其事的一樣，一點也沒有移動，那差人們走近攏來不注意地又走過去了。

楊三和尚的出名是在打救徐大漢子的時候。徐大漢子也是我們場上的人，也是一位有名的土匪的頭領。他被官兵捉着了囚在籠子裏面，往嘉定城的途中，楊三和尚領着他手下的弟兄趕去把他劫搶了回來，同時還殺死了一位陳把總。這件事真把鄉裏鬧得天翻地覆了，本來是人人視為畏途的銅河，更好像完全化爲了地獄，銅河裏的人都是一些魔鬼一樣。

事情發生了以後開了好多糧子（當時稱兵爲糧子）到我們街上來，知府大人和知縣老爺都走來了，我們真是看了不少的熱鬧。但在我們小人們以爲熱鬧好玩的時候，老年人一個個都是癡心吊胆食不下咽的。因爲知府大人和知縣老爺一來，他們便要勦滅我們沙灣場，說沙灣場一場的人都是窩匪。父母大老爺的光威要照透三尺厚的地皮，這可不是好玩的事體了。

全街的紳糧們不知道告了多少饒，兩位青天大老爺才准許專抄楊三和尚的家。

楊三和尚的家是在場上，就在我們的住家的斜對面。青天大老爺的天恩雖然已允許了專抄楊三和尚的住家，但他們的頭腦真是聰明，他們要叫人點起火來，就在燒毀那楊家的房子。這和燒毀全場依然沒有區別了，櫛比的街房中無論怎樣有靈的天火怎能只乾晒地燒毀一家呢？爲這件事情當然又苦那十幾個的秀才的頂戴。他們朝衣朝冠的屢次求情，最後才辦到把房廊拆毀之後運往大渡河前去焚燒。一般的人說這是青天大老爺們的無限量的恩德，同時也增進了不少那十幾個亮銅頂子的光耀了。

就這樣費了不少的週折，在府縣到後的第三天上楊王和尙的房子才拆燬起來。那時候的光景真可以說壯觀了。堂皇的一列三間一連三替的房子連拆帶燒整整費了一天的工夫，在大渡河邊上，好像火燒連營八百里一樣連燒了二十幾大堆。我們小人們不消說很愉快，老人們到這時候自然也要充分地發揮他們的幸災樂禍的殘忍性，高談他們的福善禍淫的老教條了，他們也是很愉快的。周年四季不出大門一步的女人們，四鄉附近的農夫們也都走到河邊來看熱鬧；賣小食的，演戲法的，看相賣卜的，都羅集到火堆近旁來包攬生意；簡直就像五月間辦王爺會的一樣了——我們鄉裏人說，五月裏王爺菩薩生，每年都要辦神會的，但這位王爺菩薩究竟是甚麼人，這兒爲考證家留着一個資料。

鄉裏人這樣的高興是理所當然的。他們免去了自己的災難，他們樂得來看宵神（鄉裏人說幸災樂禍爲「看宵神」，大約是十二宵神和人的禍福很有關係的原故），樂得來看青天大老爺們的天顏，並且也樂得暗暗地滿足了自己報仇的欲望。

鄉裏人的地方觀念是很嚴重的，別的省份是怎樣我不甚知道，在我們四川真是在大的一個封建社會中又包含着無數的小的封建社會。四川人在明末清初的時候遇過一次很大的屠殺，便是殺人狂張獻忠的剿殺四川。四川人說：「張獻忠剿四川，殺得雞犬不留，」這雖然不免有些誇大，但當時所遭屠殺的數量一定不小的。同時在那樣廣大的地面空出許多吃飯的地方出來，在四川以外尤其是以人滿爲患的東南在當時一定有過一個很大的移民運動向西發展。現在的四川人在滿清以前的土著是很少的，多半都是些外省去的移民。這些移民在那兒各個的構成出自己的團體，各省人有各省人獨特的祀神，獨特的會館，不怕已經經過了四百多年，這些地方觀念都還沒有打破，特別是原來的土著和客籍人的地方觀念。

楊姓是我們地方上的土著，平常他們總覺得自己是地方上的主人，對於我們客籍總是遇事刁難的。我們那小小的沙灣，客籍人要佔百分之八十以上，長江流域以南的人好像各省都有，因此楊姓一族也就不能不遭鎮裏的厭棄了。我們的祖先是從

福建過來的人，是福建汀州府寧化縣的人，聽說是背著兩個麻布上川的。在封建時代弄到不能不離開故鄉，當然是赤貧的人。這樣赤貧的人流落到他鄉去，漸漸的在那兒發起籍來，這些地方當然有階級或身分的感情使地方感情更加強化了的。

在客籍中我們一姓比較發達，因而和楊姓便成了對立的形式，關於地方上的事情公私兩面都暗暗的在那兒鬥爭。譬如我們發起了天足會，他們便要組織一個全足會；我們在福建人的會館裏開辦了一座蒙學堂，他們在他們的瓊瑤宮也要另外開辦一個。凡事都是這樣。但土著只楊姓一家略略有點門面，其他差不多都是一些破落戶，因此人財兩方都敵不過客籍，在競爭上自然總是居在劣敗的地位的。愈覺劣敗，愈不甘心服，每每便不免有倒行逆施的時候，因而楊姓人在鄉裏差不多成爲了一般人的公敵了。

公敵的房廊被勦，這是怎樣大快人心的事體呢？大家都在河邊上看熱鬧，只有楊三和尚的家裏在被拆毀了的廢址上痛哭。楊三和尚的父親也被青天大老爺門綁去

丁。

像這樣民族間的對立，地方觀念上的惡感，在我們小孩子的心裏都是沒有甚麼作用的。我們小時候總覺得楊三和尚是一位好朋友，他就好像三國志或者水滸傳裏面的人物一樣。自從經過那次迫害以後他便完全成爲了祕密社會的人，關於他有不少的類似小說一樣的傳說，後來又聽說他死了，但不知道他死在甚麼時候，死在甚麼地方。他在我的記憶中總永遠是我們放風箏的時候，十五六歲的靈敏的少年。

銅河的土匪儘管是怎樣的多，但我們生在銅河的人並不覺得它怎樣的可怕。一般成爲土匪的青年也大都是中產人家的子弟，在那時候他們是被罵爲不務正業的青年，但沒人知道當時的社會已無青年們可務的正業，不消說更沒有人知道弄成這樣的是甚麼原因了。

土匪的愛鄉心是十分濃的，他們儘管怎樣的兇橫，但他們的規矩是在本鄉十五

里內是決不生事的。他們劫財神，劫童子，劫觀音（鄉中土匪綁票用的專語，男爲財神，幼爲童子，女爲觀音），乃至明火搶劫，但決不會搶到過自己村上的人。他們所搶的人也大概是鄉下的所謂「土老肥」——一錢如命的惡地主。這些是他們所標榜的義氣，這種義氣在我們家裏出過一件事實的證明。

我們父親年青時候是採辦過雲土來做生意的，他自己雖然不曾去過雲南，但他是時常派遣人去的。

聽說有一次我們家裏採辦雲土的人辦了十幾担從雲南回來，在回家三十里路遠的千佛山地方便遭搶劫。挑腳逃散了，只剩下採辦的人回來，我們父親以爲我們家裏遭劫這要算是第一次了。但是，奇怪！事出後的第二天清早，我們家裏打開大門的時候，被搶劫去了的雲土原封原樣的陳列在門次的櫃檯上。

搶去了的東西又送回來了，還附上了一張字條：

「得罪了。動手時疑是外來的客商，入手後查出一封信才知道此物的主人。謹

